

序

三界無安，熱如火宅，六根未淨，織就情絲，一經縛著，盡成魔障。我佛以諸法空相，度一切苦厄，乃太上忘情之本旨。蘊齋先生所著《燕山外史》傳寶生逸事，始由鍾情，繼至割情，終於忘情。其間悲歡離合，嬉笑怒罵，又將世情之炎涼富貴，都收入阿羅漢布袋中。是色是空，參透真諦。憶己未之秋，蘊齋索余題詞。甫讀一過，第如入莊嚴法會，琉璃碑瑛，縷絡珠寶，光怪陸離；又如金鐘玉磬，青鸞玄鶴，宣演法音。但以語言文字，而猶著色相也。迄今觀之，乃是大辯才。登七寶蓮座，講說大乘妙偈。示現前業鏡，當頭棒喝。喚醒世呵癡兒呆女，同皈正覺，成不可思議功德。普願讀《燕山外史》者，不作情詞豔史觀。嘉慶辛未涂月上浣辟支頭陀呂清泰鐵崖氏識

寶生本傳

永樂時，有寶生者，名繩祖，字繼芬。先世燕山人。宋南渡時，有罷官於浙西者，因卜宅於當湖。父某，以賈起家，富甲鄉里。生幼失恃，無兄弟。稍長，儀質秀穎。弱冠補弟子員，就傅禾城。禾中人驚傳，以為衛玠至矣。生性和易，凡詩壇酒社，生不至，合座不歡。一日春遊遇雨，趨避簷下，有老嫗款招入室。詢為李姓嫠婦。無食無兒。有女名愛姑，年十五，殊色也。一見心醉，因厚餽求通，嫗心許，而姑不苟從也。生積思成夢，積夢成疾。有知其隱者，偽托能為崑崙事，醉生以酒，潛以村妓薦寢。生察知，患甚，病轉劇。姑聞而私惜，不能遣情。其母又嗟貧歎老，日夕慙慙，遂委身焉。生乃拓室居之。顏曰：春草吟廬。繾綣良久。父偵知所為，怒而逐歸。

先是，父商於山左，與淄水宦某聯姻，至是命生就婚。而姑之門，杳隔雲山，幽思鬱鬱，向之所以病生者，今轉而病姑矣。時有金陵鹺商，聞其美，具千金餌嫗。嫗本婦中跣徒，受商指使，給以生書來迓，促姑就道。及至廣陵，始知墮計。號痛曰：「共伯云亡，柏舟矢志，蚓寶郎尚存乎！」遽觸石覓死，血流被面，商懼而遣出。母女出門，惘惘莫適。秦淮素稱藏嬌地，青樓之鴛遇之，以為奇貨可居也，誘致之。姑時進退維谷，並因母病瀕死，權為棲托。母沒，毀容勵志，咸不敢犯。

生入贅後，素性瀟灑，難受勢家拘束。托赴秋闈，辭歸。風阻金陵，有友馬遜者，黃衫客流也，向在禾中訂交，旗亭邂逅，信步平康，瞥見姑狀，怪而驚詢，備述顛末。生欲攜歸，馬子以為歸告而娶，且留敝廬以待君，生允之。南歸未久，遭父喪，訃於馬子。馬子來弔，而不偕姑至，生亦會意。及服闋，將遣伴迎歸大婦與小妻。伴方行，而婦翁之書適至，迫招生往。生不獲已，乃托其家計於族昆，促裝以行。紆路經馬子之居，取姑同赴婦家，馬子力阻之不聽。甫入謁而河東之獅大吼，幽姑別室，倍極挫辱，生不敢庇，始信馬子之先見，而嗟何及矣。會中秋，舉室酣飲，生托疾不赴，俟眾醉，挈姑宵遁。值妖婦唐賽兒作亂，復倉皇相失，姑就尼庵匿跡，生阻兵火，復回歸婦家。其婦翁素為勢惡，眾皆欲得甘心，乘亂肆掠，全家已遭劫火。其婦竄入丐婦中獲免，遇諸途，攜歸故里。比返，積資為族昆消耗，剩有薄產，度支易竭。婦本驕淫，厭貧求去，旋有醜行。生欲不為朱翁子，而不能也。

斯時瓮牖子立，弔影淒涼。居無何而愛姑適乘扁舟至。蓋自寄跡尼庵時，有孀婦者本杭人，女投庵守志，與姑相契，爰約伴同歸。姑既至，悲喜交集。生患無以為家，姑曰：「君不有『春草吟廬』在乎？」遂偕居之。鳴機佐讀，生得銳志功名。計圖北上，乃割宅出售鄰家，攜資至邗溝，又遭胥篋，窮途潦倒，而馬子若逆知也者，使人齎金贈之。是年遂得坐監。秋榜春闈，俱獲雋職，受刑曹治獄多平。迨遷山東巡按，頗振官聲，迎姑至署，儼同命婦矣。

一日，生建佛會於縉林中，見馬子在焉。驚喜邀入幕，詰其為僧之故，馬因具述為人復仇，亡命江湖，避仇於此。且言：「君與姑跋涉間關，驟離驟合，雖是天緣，然無媒作合，有傷風雅，今以和尚為媒可否？」生欣從，將舊作新，重整花燭，吏民觀者，無不嘖嘖歎羨。未幾，姑舉一男，覓僱乳哺，或率一婦至，視之即前出婦也。詢知夫死於殤，貧充賤役。生與姑雖深鄙之，而復優容之。分居別墅，豐給衣食，待以客禮。久之，婦復謀繫，與廝役通，畏馬子之燭奸也。先發制人，將以壁藏事中傷之。婢泄其謀，馬刃婦亡去，為當事所彈，生因被逮，師久驗無跡，得復官。移理鹽漕，忤權貴一麾出守。當馬子之臨去也，貽緘在幾，備言前因後果，屬以修真反本之道。生即解組歸隱，夫婦共得稚川之術，後皆屍解，悉如馬子所言。馬子破家亡命後，其子飄泊無歸。生訪得之，養為己子。及其成立，以家資析半予之。人以是更多生於友誼，為不負所報。其後裔克續家聲，至今為著姓云。